



察察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哪儿凉快哪儿待着

每年立秋后照例还要热一段时间,但没啥可怕,都说秋后的蚂蚱——蹦跶不了几天,秋天的威风不过是强弩之末罢了。一场秋雨一场凉,就算今年久旱无雨,持续高温,也没感到紧张,地球只要不停止公转,总会偏离太阳的直射,白天越来越短,夜晚越来越长,天气慢慢凉下来,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。

但今年的炎热、干旱实在超过我的认知。整天毒辣辣的日头高照,就好奇,蒸发了这么多水分,形成的朵朵白云,它们飘到了哪里,难道不甘寂寞,非要到异地他乡,才凝集成雨?

当白天的气温超40℃,推开一扇门,进去是初夏26℃的凉爽,出来是秋老虎40℃的酷热,体感舒适度的差异,让人们躲在空调房,非必要不出门了。隔着窗户,看室外炎炎烈日,庆幸有一个遮阴纳凉之所,再怎样变态的天气,我不出去,你奈我何。谁曾想,停电了,室内温度向室外靠近,且湿度极大,屋内便像蒸笼一般,又热又闷极其难受,哪有什么心静自然凉,不过是没遇到高温加停电。

头两天小区停电,是临时通知,虽然有点措手不及,但每次不过2—3小时,忍一忍或者看场电影,也就挨过去了。想我四川有“千河之省”的名头,是中国水电第一大省,自己用不完的电,还要西电东送支援别的省市,怎么可能缺电嘛。咱达州也有一条长江的支流——州河,平日里电量充足,鼓励大家用电,城市的轮廓被红黄蓝紫的灯光辉映得像白昼,缺电谁信。

但是接下来两天,停电继续,而且时间有点乱,每个小区不同,每天2—3轮。这种不确定性很麻烦,特别是对于上班地点较远、高楼层住户,比如赵医生。那几天业主群里全是关于电的提问:

亲们,停电没?

停了(没停)

谢谢。

亲们,来电没?

来了(没来)

谢谢。

瞧,来不来电都要谢谢,因为答案关乎你接下来几小时去哪里、做什么。上班的人还好说,待在单位理直气壮,但家里有老小的确难过。中老年人,都经历过没有空调的日子,打地铺、摇蒲扇,忆苦思甜一番,也就挨到来电。90后的年轻人,夏天都是吹着空调、喝着冰水长大,对热的耐受极差。

儿子今年大学毕业。现在的年轻人选择更多,读研、留学、工作、创业,各路同学奔向四面八方。他们一边体会离别的惆怅,一边忙着享受这个最闲散的暑假,频繁聚会、旅游,待在家的时间很少,回来却碰上停电的日子,电影院当然是最好的乘凉之所。那几天看电影,不以影片内容、质量、评分为选择,而是单纯以场次时间决定,最大限度与停电时间契合。

停电时,和儿子一起从地下车库走,平时宽敞安静的车库里,变得非常热闹,晃动着很多人,都在纳凉等来电。那情景像各种预言地球生态破坏后,人类只能藏身地

下一样,偏偏那几天放映的是《独步月球》《明日战记》,似乎暗示着什么?难道是在预演吗?不由得想起2008年,牵着儿子细细、小小的手,四处躲地震,倏忽儿已大、娘已老,那双粗壮的大手握紧着方向盘,载着我逃离炙热。

再后来停电有规律了,上午8:30—16:00时,下午15:30—23:00时,每个小区上下午交替停电,虽然停电时间延长,但有了明确规定,时间就好安排,就像先是打游击战,现在开始大规模战斗,胜负就要揭晓。很多人开始逃离,赶往避暑之地;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,停工业、商业用电,提倡节约每一度电,最大限度保障居民用电。

工作日还好,最难挨的是周末。科室为了节电,已经关掉照明,尽量减少开电脑台数,不能在科室增加负担。最恨有些单位,明知电力如此紧张,依然让员工加班,夜晚灯火通明实在可恶。最好的办法是和亲戚朋友结对子,哪里来电往哪里跑。有一天在朋友家挨到晚上11点回家,等电梯时,一大群人应该是几家亲戚的组合,大大小小的孩子就有5个,大人们背着、提着各种食物跟着电走,哪儿凉快哪儿待着。

大人们说起今年酷热干旱,都是无尽的烦恼、担心和忧虑,孩子们却很兴奋,几个年龄小一点的孩童,跳啊闹得满头汗。看他们无忧无虑,突然好心疼孩子们,这样小小的年龄,就经历了新冠疫情,经历了难遇的干旱,等待他们的还会有什么?回忆自己小时候,三伏天里正中午不睡觉,偷跑出去和小伙伴捉蜻蜓,不是那时的孩子不怕热,而是那时候的夏天很温柔。

人类因贪婪对大自然的破坏,已经开始受到反噬。所以啊,我们普通人,很多事情无能为力,但至少可以从自己做起,不浪费资源,蚊子再小也是肉,大家一点一滴节约,子子孙孙的未来会更好一些。

外婆

□廖祝平

体育馆门前那块空草坪,又要开展览会了。钢架搭好了,白色篷布已经罩上去了,一个个摊位被隔了出来,花花绿绿摆满了摊。

外婆正好住在我家。有天我午睡起来,发现她已经换上了一套新崭崭的衣服,碎花中式对襟棉袄,藏青色裤子,齐耳短发梳得整整齐齐,坐在沙发上等着我。她看到我说,妹儿,雪花膏放到哪去了?快来帮我找找。

我从角柜上找出瓶郁美净,外婆抠出一坨,搓了脸又搓手。一看就知道她老人家是要准备出门。

果然,外婆又说,妹儿,今天你不要上班,我们要去,看展览会去。

我跟外婆刚走到门口,她又返身回去。妹儿,你婆婆的摩丝在哪?拿来我也抹点。

我说,她那是卷发,你老人家的头发已经梳得很光亮的了,不需要抹了呢。

抹点好抹点好,你们都是国家的工作人员,你又漂漂亮亮的,我这个老太婆出去也要洋盘些,可不能丢你的脸。外婆朝我狡黠地眨眼。

我拿来摩丝,压出白色泡泡,外婆说:多点儿,莫舍不得,反正又不是你

的。

我哈哈大笑,这个老人家出个门比我还麻烦。

我们到了展览会上。外婆背着手,像个老干部一样在前面走,我跟在她身后。我们从一个个摊位前走过,外婆一路指点江山:啧啧,这枣子怕比鸡蛋还要大;啧啧,这葡萄干黑红黑红的、红绿红绿的;啧啧,这个卖羊肉串的又唱又跳,只怕腰都要扭断……

我在一个摊位前看中一床小被子,讲好了价。外婆竖起两根指头,朝老板神秘地说:老板,还少点,就二十块。老板直摇头,外婆笑眯眯地喊起我就要走。老板在后面喊,快回来快回来,卖给你算了。老板边收拾边感慨,这个价钱千万不能讲出去,你这个老人家,穿得像国家退休干部一样,有的是钱,砍价怎么这么厉害?

我觉得挺不好意思。外婆快活地捂着嘴笑,说道,我个乡里来的老太婆有什么钱?

外婆转身朝我快活地眨着眼睛:妹儿,你脸皮薄,莫不好意思还价,只有个买亏的,没得个卖亏的呢。

那年,外婆七十来岁,真是一个又精

神又精明又快活的人啊!

外婆是个童养媳,十二岁就嫁到了婆家。洗衣做饭看牛打猪草……样样都干。十六岁不到就生下了大舅,然后又连生了四个孩子。

体弱多病的外公过早离开人世,外婆三十七岁就守寡。外公去世时,最小的姨还在她肚子里,外婆凭一己之力拉扯大六个孩子。

外婆一生辛劳,为活着拼尽全力,讲起来却漫不经心大大咧咧,像是唱戏文一般:你外公有一次打牌赢大了,都半夜了还不晓得开溜,这样打下去,赢回的钱都会全部输掉。我就跑到窗户喊你外公的名字,快点出来,屋里有急事。然后我就把他赢的钱全拿走。乖乖,裤兜都装满了……

生产队里做事记工分,妇女只记七分,我不信邪,一大堆人还等着我养活呢。还没天亮我就下地干活,我干得比谁也不少,我就要记满分,看哪个敢放屁……

有年我腹胀得像面鼓一样,一个星期没进粒米,地区医院都回信治不了,怕是要死了,棺材寿衣都做好了,没想到老天不收我,又赚了十几年。

叫花子掉到雪地里,穷也快活。到哪座山唱哪个歌,命里带来,愁也没用呢……

外婆把悲苦涂抹上了几分亮色。她用这样的方式来消融命运的悲苦,完成自我的解围。

每年过春节,外婆独居的老房子是

最热闹的,男女老少齐聚,几大桌人吃饭,半夜仍灯火通明,大人打牌聊天小孩子嬉嬉笑笑打打闹闹……外婆把过年物品备得整整齐齐,风吹腊肉在梁上排着队,瓜子花生纸包糖锁在高脚立柜里。外婆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,女儿媳妇们轮流着掌厨。外婆笑笑呵呵,夸孙子们长得虎头虎脑,夸孙女们水灵灵,夸媳妇们能干,夸孙媳妇们贤惠……她在房间里不停转来转去,往火炉上加个炭架水壶,给孩子们发糖给红包,招呼鸡鸭进院子……

外婆就像一瓶粘合剂,把一大家子粘在一起。这样的日子,当时认为很正常!后来,我离开了这个大家族。外婆的状况,只是断断续续地听说:外婆日渐衰老,讲话颠三倒四,渐渐认不出人来,女儿们回来了,她拉着手亲亲热热地说,你是到哪个屋里去的?快进来喝杯茶。过不了几分钟,外婆又问,你是到哪个屋里去的?快进来喝杯茶咯。

外婆不再独居,在几个儿子家轮流住,她已经做不了家务,喂不了鸡鸭,照看不了曾孙子,晒不了谷也赶不了麻雀儿,有一次还听说外婆居然糊涂到把屎尿拉到了厨房的地炉旁……

外婆这样骄傲的人,终究败给了岁月。

外婆离开了人世。我赶去送她一程。我在她的灵柩前磕头,镜框中的外婆笑意盈盈,眼神中像藏着少女的明媚,我仿佛又看到她朝我狡黠地眨眼,她夸我聪明能干心地善良是个好妹儿。

我拜别转身,眼泪滚落……